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四十七

宋 趙汝愚 編

總議門

總議三

上仁宗荅詔條陳十事 范仲淹

臣伏奉手詔今來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是中外人望不次拔擢韓琦暫往陜西范仲淹富弼皆在兩地所宜

盡心為國家諸事建明不得顧避無章得象等用心憂
國足可商量如有當世急務可以施行者並須條列聞
奏副朕拔擢之意者臣智不逮人術不通古豈足以奉
大對然臣蒙陛下不次之擢預聞政事又詔意丁寧臣
戰汗惶怖曾不獲遜臣聞歷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
救禍亂必生何哉綱紀寖隳制度日削恩賞不節賦斂
無度人情慘怨天禍暴起惟堯舜能通其變使民不倦
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言天下之理有所窮塞

則思變通之道既能變通則成長久之業我國家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壅於下民困於外夷狄驕盛寇盜横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然則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臣敢約前代帝王之道求今朝祖宗之烈采其可行者條奏願陛下順天下之心力行此事庶幾法制有立綱紀再振則宗社靈長天下蒙福一曰明黜陟臣觀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然堯舜之朝建官至少尚乃九載

一遷必求成績而天下大化百世之後仰為帝範我祖宗朝文武百官皆無磨勘之例唯政能可旌者擢以不次無所稱者至老不遷故人人自勵以求績效今文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謂之磨勘不限内外不問勞逸賢不肖並進此豈堯舜黜陟幽明之意耶假如庶僚中有一賢於衆者理一郡縣領一務局思興利去害而稍有為也衆皆指為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失隨而擠陷故不肖者素餐尸禄安然而莫有為也

雖愚暗鄙猥人莫齒之而三年一遷坐至卿監丞郎者歷歷皆是誰肯為陛下興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綱紀之壞哉利而不興則國虛病而不救則民怨弊而不去則小人得志壞而不葺則王者失權賢不肖渾淆請託僥倖遷易不已中外苟且百事隳廢生民久苦羣盜漸起勞陛下旰昃之憂者豈非官失其政而致其危耶至若在京有司金穀浩瀚權勢子弟長為占據有虛食廩祿待闕一二年者曁臨事局挾以勢力

豈有恪恭其職使祖宗根本之地綱紀日隳故在京官司有一員闕則爭奪者數人其外任京朝官則有私居待闕動踰歲時往往到職之初便談磨勘無一勤效例蒙遷改此則人人因循不復奮勵之由也臣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地臣僚有大功大善則特加爵命無大功大善更不非時進秩其理狀循常而出者祇守本官不得更帶美職應京朝官在臺省館閣職任在審刑大理寺開封府兩赤縣國子監諸王府并因保舉及選差監在京重

難庫務者並須在任三周年即與磨勘若因陳乞并於中書審官院願求在京差遣者與保舉選任不同並須幹當通計及五周年方得磨勘如此則權勢子弟肯就外任各知艱難亦有後來之人因此植立可以進用如今日已前受在京差遣已幹當者且依舊日年限磨勘其未曾交割幹當却求外任者並聽其外任京朝官到職幹當及三年者與磨勘内前任幹當年月日其公程日限并非因陳乞而移任在道月日及陞朝官在京月

日並令通計其遠官近地勞逸不同并在假待闕及公
程及住滯或因公事非時移替在道月日委有司別行
定奪聞奏如任內有私罪并公罪徒已上者至該磨勘
日具情理輕重別取進止其庶寮中有高才異行多所
薦論或異畧嘉謀為上信納者自有特恩進改非磨勘
之可滯也又外任善政著聞有裨風化或累訟之獄能
辨究沈或五次推勘人無翻訟或勸課農桑大獲美利
或京城庫務能革大弊惜費鉅萬者仰本轄保明聞奏

下尚書省集議為衆所許則列狀上聞並與改官不隔磨勘或有異同各以所執取旨出於聖斷仍請詔下審官院流内銓尚書考功應京朝官選人逐任得替明具較定考績結罪聞奏内有事狀猥濫并老疾愚昧之人不堪理民者别取進止已上磨勘考績條件該說不盡者有司比類上聞如此則因循者拘考績之限特達者加不次之賞然後天下公家之利必興生民之病必救政事之弊必去綱紀之壞必葺人人自勸天下興治則

前王之業祖宗之權複振於陛下之手矣其武臣磨勘年限委樞密院比附文資定奪聞奏二曰抑僥倖臣聞先王賞延於世諸侯有世子襲國公卿以德而任有襲爵者春秋譏之及漢之公卿有封爵而殁立一子為後者未聞餘子皆有爵命其次寵待大臣賜一子官者有之未聞每歲有自薦其子弟者祖宗之朝亦不過此自真宗皇帝以太平之樂與臣下共慶恩意漸廣大兩省至知雜御史以上每遇南郊并聖節各奏子充京官少

卿監奏一子充試銜其正郎帶職員外郎并諸路提點刑獄以上差遣者每遇南郊奏一子充齋郎其大兩省等官既奏得子充京官明異於庶僚大示區别復更每歲奏薦積成冗官假有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者則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陞朝此濫進之極也今百姓貧困冗官至多授任既輕政事不舉俸禄既廣刻剥不暇審官院常患充塞無闕可補臣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府并兩省官等遇大禮許奏一子充京

官如奏弟姪骨肉即與試銜外每年聖節更不得陳乞
如別有勳勞著聞中外非時賜一子官者繫自聖恩其
轉運使及邊任文臣初除授後合奏得子弟身事者並
候到任三年無遺闕方許陳乞如三年内非次移改者
即許通計三年陳乞三司副使知雜御史少卿監以上
並同兩省遇大禮各奏薦子孫其正郎帶職員外郎并
省府推判官外任提點刑獄以上遇大禮合該奏薦子
孫者須是在任及二周年方得陳乞已上有該說不盡

者委有司比類聞奏如此則內外朝臣各務久於其職不為苟且之政無抑躁動之心亦免子弟充塞銓曹與寒畯爭路輕忽郡縣使生民受弊其武臣入邊上差遣并大禮合奏薦子弟者乞下樞密院詳定比類聞奏又國家開文館延天下英才使之直祕庭覽羣書以待顧問以養器業為大用之備今乃登進士高第者一任纔罷不以能否例得名試而補之兩府兩省子弟親戚不以賢不肖輒自陳乞館閣職事者亦得進補太宗皇帝

建崇文院秘閣自書碑文重天下賢才也陛下當思祖宗之意不宜輕之臣請特降詔書今後進士三人内及第者一任迴日許進干教化經術文字十軸下兩制看詳作五等品第中第一第二等者即賜名試試又優等即補館閣職事兩府兩省子弟並不得陳乞館閣職事及讀書之類御史臺書一時彈劾并諫院論奏如館閣闕人即委兩地舉文有古道才堪大用之士連名同舉并兩制列書表章稱薦以充其職如此則館閣職事更不

輕授足以起朝廷之風采絡祖宗之本意副陛下遴選矣三曰精貢舉臣謹按周禮鄉大夫之職各教其所治三年一大比考其德行道藝乃獻賢能之書於王賢謂有德行能謂有道藝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天府太廟之寶藏也蓋言王者舉賢能所以上安宗社故拜受其名藏於廟中以重其事也鄉大夫之職廢既久矣今諸道學校如得名師尚可教人六經傳治國治人之道而國家乃專以辭賦取進士以墨義取諸科士皆捨大方而趨小道雖濟濟盈庭求有才

有識者十無一二況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將何以救之乎教以經濟之業取以經濟之才庶可救其不逮或謂救弊之術無乃後時臣謂四海尚全朝謀而夕行庶乎可濟安得晏然不救坐俟其亂哉臣請諸路州郡有學校處奏舉通經有道之士專於教授務在興行其取士之科即依賈昌朝等起請進士先策論而後詩賦諸科墨義之外更通經旨使人不專辭藻必明理道則天下講學必興浮薄知勸此最為至要近歐陽修蔡襄更

乞逐場去留貴文卷少而考較精臣謂盡令逐場去留則恐舊人扞格不能創習策論亦不能旋通經旨皆憂棄遺別無進路臣請進士舊人三舉已上者先策論而後詩賦許將三場文卷通考互取其長兩舉者皆是少年足以進學請逐場去留諸科中有通經旨者至終場別問經旨十道如不能命辭而對則於知舉官員前講說七通者為合格不會經旨者三舉已上即逐場所對墨義依自來通粗施行兩舉初舉者至於終場日須八

通者為合格又外郡解發進士諸科人本鄉舉里選之式必先考其履行然後取以藝業今乃不求履行唯以詞藻墨義取之加用封彌不見姓字實非鄉里舉選之本意也又南省考試舉人一場試詩賦一場試策人皆精意盡其所能復考較日久實少舛謬及御試之日詩賦文論共為一場既聲病所拘意思不遠或音韻中一字有差雖生平苦辛即時擯逐如音韻不失雖末學淺近俯拾科級既鄉舉之處不考履行又御試之日更拘聲

病以此士之進退多言命運而不言行業明君在上固當使人以行業而進而乃言命運者是善惡不辨而歸諸天也豈國家之美事哉臣請重定外郡發解條約須是履行無惡藝業及等者方得解薦更不封彌試卷其南省考試之人已經本鄉詢考履行却須封彌試卷精考藝業定奪等第進入御前選官覆考重定等第訖然後開看南省所定等第内合同姓名偶有高下者更不移改若等第不同者人數必少却加封彌更宜兩地參

較然後御前放榜此為至當內三人已上即於高等人中選擇聖意取放其考較進士以策論高詞賦次者為優等策論平詞賦優者為次等諸科經旨通者為優等墨義通者為次等已上進士諸科並以優等及第者放選注官次等者守本科選限自唐以來及第人皆守選限國家以收復諸國郡邑乏官其新及第人權與放選注官今來選人壅塞宜有改革又足以勸學使其知聖人治身之道則國家得人百姓受賜四曰擇官長臣聞

先王建侯以共理天下今之剌史縣令即古之諸侯一方舒慘百姓休戚實係其人故歷代盛明之時必重此任今乃不問賢愚不較能否累以資考陞為方面懦弱者不能檢吏得以蠹民强幹者唯是近名率多害物邦家之本由此凋殘朝廷雖至憂勤天下何以蘇息其轉運使并提點刑獄按察列城當得賢於衆者臣請特降詔書委中書樞密院且各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共十人大藩知州十人委兩制共舉知州十人三司副使判官

同舉知州五人御史臺中丞知雜三院共舉知州五人開封知府推官共舉知州五人逐路轉運使提點刑獄按察列城各同舉知縣縣令共十人逐州知州通判同舉知縣縣令共二人得前件所舉之人舉主多者先次差補仍指揮審官院流内銓今日以後所差知州知縣縣令並具合入各人歷任功過舉主人數聞奏委中書看詳委得允當然後引對如此舉擇則諸道官吏庶幾得人為陛下愛惜百姓均其徭役寛其賦斂各獲安寧不召禍亂

天下幸甚五曰均公田臣聞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此言聖人養民之時必先養賢養賢之方必先厚禄禄厚然後可以責廉隅安職業也皇朝之初承五代亂離之後民庶凋弊時物至賤暨諸國収復天下郡縣之官少人除補至有經五七年不替罷者或纔罷去便入見闕當物價至賤之時俸禄不輟士人之家無不自足咸平已後民庶漸繁時物遂貴入仕門多得官者衆至有替後守選一二年又授官待闕一二年者

在天下物貴之後而俸禄不繼士人家鮮不窮窘男不得婚女不得嫁喪不得葬者比比有之復於守選行闕之日衣食不足貸債以苟朝夕到官之後至有冒法受贓賒貸度日或不恥賈販與民爭利既為負罪之人不守名節吏有姦贓而不敢發民有豪猾而不敢制奸吏豪民得以侵暴於是貧弱百姓理不得直寃不得訴徭役不均刑罰不正比屋受弊無可奈何由乎制禄之方有所未至真宗皇帝思深慮遠復前代職田之制使

中常之士自可守節婚嫁以時喪葬以禮皆國恩也能守節者始可制姦贓之吏鎮豪猾之人法乃不私民則無枉近日屢有臣寮乞罷職田以其有不均之謗有侵民之害臣謂職田本欲養賢縁而侵民者有矣比之衣食不足壞其名節不能奉法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衆怨思亂而天下受弊豈止職田之害耶又自古常患百官重內而輕外唐外官月俸尤更豐足簿尉俸錢尚二十貫今窘於財用未暇增復臣請兩地同議外官職田有

不均者均之有未給者給之使其衣食得足婚嫁喪葬之禮不廢然後可以責其廉節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廢可誅且使英俊之流樂於為郡邑之任則百姓受賜又將來升擢多得曾經郡縣之人深悉民隱亦致化之本也惟聖慈深察天下幸甚六曰厚農桑臣覩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此言聖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養民養民之政必先務農農政既修則衣食足衣食足則愛膚體愛膚體則畏刑罰畏刑罰則盜寇自息

禍亂不興是聖人之德發於善政天下之化起於農桑
故詩有七月之篇陳王業也今國家不務農桑粟帛常
貴江浙諸路歲糴米二百萬石其所糴之價與輦運之
費每歲共用錢三百餘萬貫文又貧弱之民困於賦斂
歲伐桑棗鬻而為薪勸課之方有名無實故粟帛常貴
府庫日虛此而不謀將何以濟臣於天下農利之中粗
舉二三以言之且如五代羣雄爭霸之時本國歲飢則
乞糴於隣國故各興農利自至豐足江南舊有圩田每

一圩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潦不及為農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沴雖有溝河可以通海唯時開導則潮泥不得而堙之雖有堤塘可以禦患唯時修固則無摧壞臣知蘇州日點檢簿書一州之田係出税者三萬四千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計出米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有營

田軍四都共七八千人專為田事導河築堤以減水患于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碩自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於農政不復修舉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隳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文足至一貫文省比於當時其貴十倍而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又京西路有旱瀛積潦之地旱年國家特令開渠決之開決之後水患大減今罷役數年久已堙塞復將為患臣請每歲之

秋降敕下諸路轉運司令轄下州軍吏民各言農桑之間可興之利可去之害或合開河渠或築堤堰陂塘之類並委本州軍選官計定工料每歲於二月間興役半月而罷仍具功績聞奏如此不絶數年之間農利大興下少飢歲上無貴糴則東南歲糴輦運之費大可減省勸課之法宜選官討論古制取其簡約易從之術頒賜諸路轉運使及面賜一本付新授知州知縣縣令等此養民之政富國之本也七曰修武備臣聞古者天子六

軍以寧邦國唐初京師置十六將軍官屬亦六軍之義也諸道則開折衝果毅五百七十四府以儲兵伍每歲三時耕稼一時習武自貞觀至於開元百三十年戎臣兵伍無一逆亂至開元末聽匪人之言遂罷府兵唐衰兵伍皆市井之徒無禮義之教無忠信之心驕蹇凶逆至於喪亡我祖宗以來罷諸侯權聚兵京師衣粮賜賞豐足經八十年矣雖已困生靈虛府庫而難於改作者所以重京師也今北疆為梗邊備未撤京師衛兵又多

遠戍或有倉卒輦轂無備此大可憂也遠戍者防邊陲之患或緩急抽還則外禦不嚴戎狄追奔便可直趨關輔新招者聚市井之輩而輕囂易動或財力一屈請給不充則必散為羣盜今生民已困無可誅求或連年凶飢將何以濟贍軍之策可不預圖若因循過時臣恐急難之際宗社可憂臣請密委兩地以京畿見在軍州同議有無闕數如六軍未整須議置兵則約唐之法先於畿內并近輔州府召募强壯之人充京畿衛士得五萬

人以助正兵足為疆埸使三時務農省給贍之費一時教戰可防虞外患其召募之法并將校次第並先密切定奪聞奏此實彊兵節財之要也候京畿近輔召募衛兵已成次第然後諸道倣此漸可施行惟聖慈留意八曰減徭役臣聞漢光武建武六年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人也今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減省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於是條奏并省四百餘縣天下至治臣又觀西京

圖經唐會昌中河南府有戶十九萬四千七百餘戶置二十縣今河南府主客戶七萬五千九百餘戶仍置一十九縣主戶五萬七百客戶二萬五千二百鞏縣七百戶偃師一千一百戶逐縣三等而堪役者不過百家所供役人不下二百數新舊循環鰥寡孤獨不能無役西路之民最為窮困臣請因後漢故事遣使先往西京併諸邑為十縣其所廢之邑並改為鎮令本路舉文資一員董摧酤關征之利兼煙火公事所廢公人除歸農外有願居公門者送所存之邑其所存邑

中役人卻可減省歸農則兩不失所俟西京併省稍成
倫序則行於大名府然後遣使諸道依此施行仍先指
揮諸道防團州已下有使州兩院者皆為一院公人願
去者各放歸農職官廳可給本城兵士七人至十人替
人力歸農其鄉村耆保地里近者亦令併合能併一保
亦減役十餘户但少徭役人自耕作可期富庶九曰覃
恩信臣竊覩國家三年一郊天子齋戒衮冕謁見宗廟
乃覲上帝大禮既成還御端門肆赦天下曰赦書日行

五百里敢以赦前事言者以其罪罪之欲其王澤及物之速也如此今大赦每降天下歡呼一兩月間錢穀司有督責如舊桎梏老幼籍沒家産至於寛賦斂減徭役存恤孤貧振舉滯淹之事未嘗施行使天子及民之意盡成空言有負聖心損傷和氣臣請特降詔書今後赦書内宣布恩澤有所施行而三司轉運司州縣不切遵禀者並從違制徒二年斷情重者當行刺配應天禧年以前天下欠負不問有無侵欺盜用並與除放違者仰

御史臺提點刑獄司常切覺察糾劾無令壅遏臣又聞易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故有巡狩之禮今不可復行而民隱無窮天聽甚遠臣請降詔中書今後每遇南郊赦後精選臣寮往諸路安撫察官吏能否求百姓疾苦使赦書中所及民事一一施行天下百姓莫不幸甚十曰重命令臣聞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准律文諸被制書有所施行而違者徒二年失錯者杖一百又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十五疋絞盖先王重其法令使無敢

動揺將以行天下之政也今覩國家每降宣敕條貫煩而無信輕而弗禀上失其威下受其弊蓋由朝廷采百官起請率爾頒行既昧經常即時更改此煩而無信之驗矣又海行條貫雖是故違皆從失坐全乖律意致壞大法此輕而弗禀之甚矣臣請特降詔書今後百官起請條貫令中書樞密看詳會議必可經久方得施行如事干刑名者更於審刑大理寺究明會法律官員參詳起請之詞删去繁冗裁為制敕然後頒行天下必期遵

守其衝改條貫並令繳納免致錯亂誤有施行仍望別降敕命今後逐處當職官吏親被制書及到職後所受條貫敢故違者不以海行並從違制徒二年未到職已前所降條貫失於檢用情非故違者並從本條失錯斷杖一百餘人犯海行條貫不指定違制刑名者從失坐若條貫差失於事有害逐處長吏別見機會須至便宜而行者並須具緣由聞奏委中書樞密院詳察如合理道即與放罪仍便相度別從更改慶歷三年九月上時為參知政事特降詔

督促又開天章閣名對賜坐給筆札使疏于前仲淹與富弼皆皇恐避席退而列上此奏時上方信嚮仲淹等稱述其説當著為令者皆以詔書畫一次第頒下獨府兵輔臣共以為不可而止

上仁宗荅詔條畫時務　曾公亮

臣今月十六日面奉御札曰朕承祖宗大業頼文武良臣夙夜兢兢期底於治間者西陲禦備天下驛騷趣募宂兵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經用不給累歲於兹公私匱乏加以承平寖久仕進多門人浮政濫員多闕少滋長奔競糜費廩禄又牧守之職以惠綏吾民而罕聞

奏最將帥之任以威伏四夷而艱於稱職豈制度未立不能變通於時邪豈簡擢靡臻不能勸勵於下邪西北多故敵態難常獻奇譎空言者多陳悠久實効者少備豫不虞理當先物朕思濟此急務罔知所從以卿碩望故兹訪逮躬佇條畫臣才識淺陋仰膺聖問謹昧死條對上進

一伏覩詔書謂間者西陲禦備天下驛騷趣募冗兵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經用不給累歲於兹公

私匱之此實方今之先務也臣竊謂國家經用不給者非有他焉由冗兵之所耗食也朝廷所以未能斥減者豈不為沿邊三路尚須屯戍疆塞廣衮用之猶且不足乎臣計今疆塞未多於建隆開寶之年是時外捍夷狄內有河東西蜀江南嶺南之戍而所蓄禁兵止十二萬而已至乾德中兩川江嶺已平則又減二萬太宗盡有天下所添之兵纔三十餘萬真宗初年亦止三十八萬至乾興中始

及八十餘萬以此知兵少則訓習齊一所向無敵兵多則雜冗難齊所施寡效其理甚明也今乃自慶歷以來既廣招募又升廂軍為禁軍凡總一百餘萬然而用之罕聞成功者非獨將佐之不武由所用之卒不精爾不精之由無他在乎多而不得齊一也而況廣費廩給竭天下之財力可不深慮乎臣以謂事已久定非可旦暮措置須用數年圖之可籍見兵之數專委信臣精加選擇取力伉健

軼羣超等一夫可以敵二三者别為部伍俾如太宗及真宗初年三十八萬之數改立名額練為精卒付於善將後有亡逸亦用此格招填使之捍邊是用精良之少而代疲冗之多安得不足也而况二宗之制未遠哉其餘疲軟老耄則散屯東南闕兵之郡就食賤穀有亡逸者更不招補數年之内十必減四十年之内必可消弭不唯減天下之蠹耗實亦得精兵以為用也方今二虜衰弱兵械休

息朝廷不速圖之則臣恐小有水旱粮餉徼梗則
陛下焦心旰食於上矣圖之實宜早焉若舍此為
計是皆迂論臣又竊聞宣毅兵久為東南之弊料
上封者言之多矣况南方小郡有舉城無二三千
户者乃置禁兵數百坐食膏血官不得人往往為
患自昔祖宗之制東南諸州唯遣遺廂軍屯駐至
於藩鎮則量加禁兵駐泊以為旁郡式遏行之甚
久頗適事要止從慶歷之初創置此兵今諸路轉

運供億艱苦遠郡官吏憚於統制臣以謂除京東西路外其餘諸路悉可罷廢揀入别軍其老弱者令入本城役作唯一路藩鎮許揀留千人依舊教閲以鎮遏旁郡此又減費弭患之一端也臣仍願自今置廢興作須樞臣熟議毋得不問財賦而專有添創如慶歷初年之失臣伏聞祖宗舊制三司每季供糧草文帳一本赴樞密院夫樞密不主財賦而使供帳者是欲置廢兵馬常使與芻糧照對

也往歲樞臣不練事體稱糧草本屬中書密院供帳久為閑冗乞自今罷之則知樞密總兵自來罕問糧草之有無如此謀國豈天下取安之計也今聖慮軫及中外大幸願陛下畢舉而行之使太平可致也

一伏覩詔書謂承平寖久仕進多門人浮政濫員多闕少滋長奔競靡費廪禄此誠方今之大患也臣不敢遠引前代請以唐制明之貞觀中太宗平定

天下創立法度是時文武定員唯六百四十三員天下不為不治法度不聞不立也至永徽神龍中方内已寧朝綱已備高宗不能遵守太宗之業遂容濫官於員之外既置員外員外之上又置同正及武后亂政又增置員外官二千餘員是時朝廷益多事綱紀益隳壞官之繁簡蓋利害明矣臣且聞景祐中審官三班流内銓吏員之數已多於祥符景德之日今則比方景祐中又多一倍臣嘗原

之蓋由實元以來陜西用兵或獻方略或陳武伎或因邊臣薦引自經畧部管已下每出並奏命有司胥吏諸班人權授管部或以微勞録用擢軍班之材勇開進納之恩限所以三班餘曹官倍景祐之數也又如崇班已上謂之内朝臣祖宗所置本無數年磨勘之制多因功績乃與遷轉止因朝廷宰相寡謀啓此僥倖諸司使額遂為殽雜也故臣之冗基自京官按真宗朝銓司磨勘選人每甲止見一員一月不過三四甲亦

無逐甲皆轉是一月之內轉是官者一二而已率皆考任已多績狀可取始被此選近歲每間日見磨勘選人一員二年已來改為數日一見每見五員盡得改轉甫及三載又升朝序故審官員闕漸見不足差擬此審官三班銓曹之蠹根也夫古之職官則令之差遣職任是也皆居有曹局局有員數固不可得而多也陛下若欲鑒累世之失大有改為臣請自三省官及横行諸使已下並按舊典

議定員數如御史臺官是也於舊員之外量數加置以備出使員額之外一不許置有勞當擢者但容遇闕先補唯軍功重任始得越此遷轉立制既定雖有近倖僥踰亦無由進矣陛下若重於改作但薄欲懲創則臣請自今應進納人直除七品上佐官不令莅事縻方畧之舉臣寮保薦弟姪者他日犯罪與同罪舉官之例諸司禁補額外正名大臣不得奏任門客常從限邊臣之薦引汰賞功之

泛濫每歲經學之選素未精核不通義理止誦空文施於政事實非有益請用慶歷四年張方平等重定貢舉條約則濫進者少矣諸司人吏在地司司農糧料兵部之類本無異勞而例得遷資減選請一切罷之則選限有常矣如此則入流之路稍隘也至若銓司引見之式樞密三班磨勘之例祖宗舊制可以復行如此則朝行之内亦不數年員闕可以相當矣其或普加澄汰廣欲去留奪其見官恐未可

亟行於茲日也唯此末議庶幾無損

一伏覩詔旨謂牧守之職以惠綏吾民而罕聞奏最臣伏思之由選之不精遇之不重勸之不至而使然也何以言之今審官差擇知州無問賢拙但考深資至則授焉故弛慢者有之耄老者有之病癈者有之姦贓者有之此選之不精者也又如朝廷重內輕外寖成風體遂使縉紳之流稀肯以州任為貴夫州郡古二千石之職也今雖自京府推官

而往亦視為左遷凡臺閣不勝其任則授郡以遣去故能臣幹吏多在錢穀刑獄之任以仕不脫知州為恥此遇之不重者也及其居官為政苟有善狀上不過提刑轉運一發薦啓幸朝廷用之則止於付審官記姓名而已卒未聞政有善譽而朝廷一加遷拜此勸之不至者也古者天子擇宰相宰相擇羣吏臣請自今審官擇知州皆引詣中書詢察然後擬奏昔兩漢時郡守乃與九卿令僕迭相

出入其政理尤異至有直拜三公者今願峻其等
威如漢故事使雜流不得妄入則賢者樂居其職
矣商書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雖堯舜三代羣臣
猶須官賞以勸立德功而況今人哉臣請别立典
州考課之等委監司采察三考有善政者則陞其
官資兩任有善政者則陞其任使顯無狀者則罷
黜之庶幾可以副陛下憂民之意也
一伏覩詔旨將帥之任所以威服四夷而罕聞稱職

臣嘗觀太祖太宗之時征伐海内建咸定亂成太平於十九年之中將帥得人固可知矣唯自咸平已來真宗嘗與陳堯叟馬知節共論將帥之難得至於今日陛下復以將不稱職為憂豈天下之人獨生才哲於建隆興國之間而咸平以來迨今五十餘年絶然無一臣之能繼乎是必不然也臣慮選之未得其要或用之不盡其才爾軍志曰三試然後授事是欲先視其才實然後任之以事昔趙

奢與子括論兵奢不能屈退而歎曰兵危事也括易言之用之必敗李靖為將似不能言則知將之才能其難知也如此臣昨見陝西用人固未聞朝廷有試以實效者如趙珣因上圖說便委萬兵之任卒至於敗臣所以慮選之未得其要者皆此類也其次雖得善將而任之不盡其才何哉恭以太祖太宗之朝軍政已講廟堂之宰練知兵體故帥臣之進一言畫一計利病用捨雖從中覆及其畫

奏報下無不適其事機將之有材可以竭盡矣咸平而後守文偃草大臣當柄者罕歷邊務故帥臣進一言畫一計尚如祖宗之時利病用舍悉從中覆及其畫奏報下苟一事不適機要則將有不得盡其才慮者矣望其立功何可得哉故咸平迨今乏善將者其斃未必不由此也孫子曰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其信哉方今二邊不警朝廷得以講備臣請自今擇將未加遷

擢必先試以行陣疆埸之事所試有效至於三四
始與顯官厚祿以重其任然後委其命而勿制用
其言而勿疑此孫子所謂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是
也

一伏覩詔旨謂西北多故敵態難常獻竒譎空言者
多陳悠久實效者少備豫不虞理當先物此蓋陛
下得安不忘危有備無患之深旨也臣伏思朝廷
北有契丹西有拓跋二邊講備為日久矣今北寇

之勢累年孱弱向欲報仇夏臺猶不能舉矧肯捨歲入之厚利而輕犯中國也雖豺虎之性難以保信料勢利東之當不能動也況今大河之北重兵列戍已有藩籬之固矣西夏新有巨釁君少國疑料其衆心猶懼大國之見絶豈遑自出為盜也四路見兵備之有餘矣臣以謂朝廷方今之慮不在二寇而在山東河北之地刀鋸之慘人心尚危小有水旱姦宄必乗為寇宜常得要官才吏以分鎮

要州庶幾可以消患於未萌也

右臣祗奉聖問條對如右識慮暗淺塵冒天聽慶歷八年三月

上時知制誥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四十八至五十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龔際美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四十八

宋 趙汝愚 編

總議門

總議四

上仁宗答詔條畫時務　張方平

臣今日蒙名對資政殿賜手詔一道朝廷急務俾之條畫以聞臣以庸昧謬居近列論思獻納乃侍從之職不

能孜孜夙夜拾遺補闕聖心焦勞躬垂清問闊宥循黙之罪開導淺陋之見敢不悉情極慮粗陳大體上冐衡石少補塵露臣子之分不勝至幸伏覩手詔云西陲禦備天下騷趣募冗兵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經用不給累歲於兹公私匱乏此足以見陛下社稷之長慮憂民之深意也當康定之末慶歷之初朝廷議刺民兵增添軍籍之時臣忝諫官屢上章疏極言其害至於今日事務果然臣昨在三司計會天下財用出入之籍及

建隆以來國家蓄養兵數乞朝廷速加圖議蓋太祖朝取荆潭收蜀平廣南備河東禦西戎北寇蓄兵不及十五萬人太宗朝平河東備邊賊禦北狄料兵閱馬志在收取燕薊然蓄兵不過四十萬人章聖朝備邊賊禦契丹寇募戰士及契丹請和祥符已後稍稍消汰嘗語輔臣曰今之兵與古不同古者三時務農一時教戰民即兵矣今皆坐待衣食國家經費至廣不可不謹於選練故往招募斥疲老以減冗食至於寳元幾四十年天下

可謂乂安矣向因西戎阻命宰相非其人慮害不深事失幾先遂致大擾始籍民兵俄黥以補軍籍陞諸州廂軍以充禁旅增虛名以受實弊至於陝西河北京東西增置保捷一百八十五指揮武衛七十四指揮宣毅一百六十四指揮慶歴三年因王倫張海等狂賊數十人更於江湖淮浙福建諸路又添宣毅等二十四指揮凡內外增置禁軍約四十二萬餘人通三朝兵且八九十萬人其禁軍義勇州郡廂軍小軍小分半分剩員等不

在此數軍人日多糧日少頃來七年之間天下大困生民之膏澤竭盡而國家之倉庫空虛三邊稅賦支贍不足募客人入中糧草三司在京給還錢帛加擡則例價率三倍以此度支大計日窘外則刻剥諸道之物中則侵用内帑之財厚賞聚斂之人賤立鬻官之令苟循目前之急莫爲經久之慮天下之事可憂者無大於此也凡此冗兵非唯困天下之財用方且成天下之禍階若不早圖後無及矣且景祐以前兵不及四十萬人三司

歲計不闕有餘今兩八九十萬人則何以得足此雖愚者亦可見矣若更加之以横費困之以飢饉國家安危之計臣愚竊甚寒心臣兩曽具此事體敷奏而中書樞密院未聞有所改為即令便有改為猶須效在累年之後如救焚拯溺緩則益不及矣然兹事體實大非君臣同心而上下協濟則事必難成伏望陛下先且將臣此言詳問兩府若别有長策豐財足食則非臣淺智之所及若量入以為出必無以善於後則乞嚴令天下禁止

招募軍人令逐路轉運使提點刑獄更出分按所部州郡揀選疲老便與放停歲須三兩次更互巡歷只依常程旋旋揀放無得宣露朝廷密旨若雖係禁軍其間羸弱憚於教閱願退就廂軍者亦聽從便委樞密院點勘軍籍其人數少者即令團併以省軍員其馬軍無馬者即與名募如願補填步人者稍與補充近上衣糧優處軍分其有馬者即與團併足成指揮令堪教習準備使用仍詔諸路經略部管司使體知朝廷深意有專愎自

任無體國之心者亦在陛下斷自聖心懲一足以警衆矣此其省兵之大略至於嘉謀密議權術幾微則有帷密之司又非臣所得詳知者也手詔云承平寖久仕進多門人浮政濫員多闕少滋長奔競糜費廩禄此又以見陛下深思官濫欲清化源之大指也臣不敢遠言前代及祖宗朝事請即以景祐年末有邊事之時較之即可知其浮且濫矣臣曾幹當三班院約計在院使臣景祐中四千餘員今六千五百餘員臣勘會學士院兩省

已上官景祐中四十餘員今六十餘員臣任御史中丞有本臺班簿點筭景祐中京朝官不及二千員今二千八百員臣判流内銓取責在銓選人畢竟不知數目大約三員守一闕略計萬餘人十年之間所增官員之數如此若更五七年後其將奈何員數既多賢愚同滯才不才又難分别勸罰不立士鮮全行此則天下之所以日不理也今略數入仕之門禮部貢院所放進士明經外近例率以舉數編排别試名恩澤人每榜不下三數

百人文臣兩制兩省少卿監以上每歲奏廕子弟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正郎及帶職員外郎遇郊恩例得奏廕子弟武臣自諸司副使軍職大校以上至於宮掖嬪御內臣近職每歲或遇郊恩奏廕皆有常例又文武官內職任或致仕遺奏及諸色特恩錄用者又諸班殿侍三司軍大將內外胥史牙校出職如此計會每歲入官之路徼倖攀援日生新例不可勝數縻費廪祿煩擾吏民經營關次因緣請託各為身計衣食之所迫逼奔競

滋長勢使之然塞源培本在陛下命令而已乞令中書樞密院各具逐年諸色入仕名目及人數取其徼倖斃濫尤甚者逐色別立條約稍加裁損其屬三司殿前羣牧司等處酬奬條貫亦乞各委明敏練事近上官員重行詳定臣聞先朝以前雖將相大臣之家子孫猶多白衣未仕者今自少卿監以上輙每歲任一人不亦過乎如此之類可謂徼倖斃濫尤甚者稍加裁損未為傷事也若只因循今日之例人浮政濫轉恐甚矣手詔云牧

守之職以惠綏吾民而罕聞奏最將帥之任以威服四夷而難於稱職豈制度未立不能變通於時耶豈簡擢靡臻不能勸勵於下耶此又以見陛下愛恤烝民不忘邊患之意也臣謹只以祖宗時事言之祖宗之時文武官不立磨勘年歲不為陞遷資序有才用名實之人或從下位便見超擢無才用名實之人有守一官至十餘年不改轉者其任監當或知縣通判知州有至數任不得遷者故當時人皆自勉非有勞效知不得進故所在

職任率多脩舉以上用人無令格惟才是用自祥符之
後天下治平朝廷之議益循寬大故令自監當入知縣
知縣入通判通判入知州皆以兩任為限又令守官及
三年者與考課改轉後又不限在外在京在任不在任
但累及三年即例得磨勘先朝行之人始知恩未見有
弊及今歲年深久習以為常皆謂如此遷陞本分合得
無賢不肖莫知所勸故牧守之職罕聞奏最此實制度
不能變通於時者也陛下如欲變而通之合稍釐革此

制其應磨勘敘遷者必有勞績可褒或朝廷特敕擇官保任者即與轉遷如無勞績又不因保任例更增展年考庶幾爭人稍知勸勉於自效其保任之法不當一例應須選擇清望有才識之人如此則是委執政之臣舉清望官委清望官舉親民官也有闕員隨員數令舉又足以見聖恩急才愛民之意此亦小變今弊矣至於將帥之任尤宜駕馭得術仍宜久於其職李漢超自太祖時任濟州防禦使兼關南兵馬都監至太宗朝擢授應

州觀察使仍守關南通十七年胡虜畏服不敢窺邊止得一改官而已太宗任郭進西山廵檢二十年賀惟忠守易州十餘年李謙溥守隰州十年姚内斌守慶州十餘年董遵誨守通遠軍十四年侯贇守靈州十餘年真宗任楊延昭守高陽關亦九年假之以事任闊略其細故不為間言輕有移易責其成効而已又不與高官常令其志有所未滿不怠於為用也今則不然武臣指邊郡謂之邊任假之為發身之地歷邊任者曽無寸勞溥

効不數年徑至横行刺史防團廉察能飾厨傳熟於人事者即以為才而又移換改易地形山川未及知軍員士伍未及識吏民士俗未及諳已復去矣將何以服四夷而得稱職是由揀擢未得於理故下不知所以勸勵者矣願陛下鑒祖宗之故事重爵賞以待功勞責久任以勸能效亦馭將帥之一節也手詔云西北多故敵態難常獻奇譎空言者多陳悠久實效者少備豫不虞理當先物此可以見陛下安不忘危思患豫防之遠慮也

國家自祖宗以來不急於四夷之功以愛民為務而已
昔太祖但以豐財練兵保邊為事嘗積帛內府謂左右
曰北狄若敢似昔時犯邊我以二十疋絹募一胡人首
料其精兵不過十萬我用絹二百萬疋北狄盡矣壯哉
聖人之謀兵法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臣
前謂國家蓄養冗兵竭天下之力而且成禍胎矣今每
歲天下賦稅之外只東南和買紬絹自是三百萬疋而
衣賜諸用度猶不能給則公私安得不匱乏哉此乃不

待戎狄之患而我固已先困矣備豫不虞理豈如此臣願陛下試羣臣前言減兵節用擇吏選將謹重賞罰以明勸懲以春夏之月稍移邊兵就食內州稍減邊騎就牧內地邊費省則國計足民力寬然後外謹信誓內全守備悠久實效無先於此奇譎空言又何足聽此亦先物之理也伏惟陛下至仁盛德高明博大勞謙寅畏以求理要斯帝堯之詢於衆大禹之不自矜先格王之懿蹟陛下裕然而有之臣愧於頑踈不達治道據詔問所

及謹以近事上對其詔旨所不及者亦不敢僭易有陳也慶歷八年三月上時爲翰林學士達朝會鎖院草制即條對所問夜半與制書俱上仁宗得奏驚異詰旦更賜手札問詔所不及者

上仁宗荅詔條畫時務　魚周詢

臣伏以陛下患西陲禦備天下驛騷趣募冗兵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經用不給臣以謂唐季及五代疆臣專地中國所制疆域非廣及祖宗有天下停吳蜀楚晉北捍獯鬻西服羌戎所謂甲兵所入租税比之於今其

數尚寡然而摧堅震敵府庫無空虛之弊縣官無煩費之勞蓋賞信罰必將選兵精之效也近元昊背恩西邊宿師朝廷用空疎闒茸者為偏裨募游惰怯懦者備行伍故大舉則大敗小戰輙小奔徒日費千金度支不給賞官鬻爵淆雜仕流以鐵為錢隳壞圜法而又官立鹽禁駈民負輦怨咨盈路去秋水旱繼作今春飢饉相屬生靈重困於茲為劇今元昊幼子新立逦朝廷寛財用惜民力之時也速宜經制以紓匱乏之願委安撫使與本

路守邊掌計臣寮同議裁減冗兵節抑浮費禁止横斂
廪假貧民去武臣之庸懦及守宰之貪殘仍冀特發宸
斷出内帑錢助關陜經費使通鹽商之利改錢幣之法
宣布德澤與民休息然後勸勉農桑隱括稅籍收遺利
抑兼并則公有羨財私有餘力矣陛下患承平寖久仕
進多門人浮政濫員多闕少滋長奔競糜費廪禄臣以
謂國家於制舉進士明經之外歲有任子流外之補負
瑕釁服輿臺者又置於班列歷年既久紛然塞路周行

之内太半非才求人之際鮮堪適用而亟更數易交錯道塗員數有定詔除無限凡守一闕動踰再歲預閏籍服武弁者坐費水衡之給虛計歲考之期赴銓調守選格者居有困窮之嘆多隳廉恥之行官冗之弊一至於此願陛下特詔進士先取策論諸科兼通經義中第釋褐無令過多其文武班奏薦并流外出官者權停五七年自然名器無濫奔競衰息矣陛下患牧守之職罕聞奏最臣聞漢宣帝勉勵二千石有治效者增秩賜金或

爵至闕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故良吏為盛國家鑒諸侯專地之患一切用郡守治之而朝班寖冗序遷者衆洒有地處蕃宣秩為卿監而未歷省府提轉內重外輕何以求治改絃易轍正在此時願詔兩府大臣選委兩制臺諫官參舉如兩任通判可充知州軍依次除補若治狀尤異即升省府提轉其常例入知州及敕舉提刑並一切停罷則進擢得人牧守重矣陛下患將帥之任難於稱職臣聞晏子薦司馬穰苴曰文能附衆武能

威敵是知將帥之材非備文武則不可為也我朝自二邊欵附久不用兵近歲有西北之警補授帥臣出於遽猝非自卒伍即恩澤倖無信義以結士心無莊嚴以正師律退則奔北進則被擒虧損威靈取侮夷狄命將之失未有若今之甚也謂宜擇名臣選舉深博有謀知兵練武之士不限資級試以邊任臨軒敦遣假以威權如祖宗起復邊臣李漢超輩閫外之事俾得專之無以謗讒輕有遷徙使其足以取重則安有不稱職之憂乎陛

下患西北多故敵態難常獻奇譎空言者多陳悠久實效者少備豫不虞理當先物臣聞國家和約北戎爵命西夏偃甲止戈踰四十年而守邊多任庸人不講武備因循姑息唯冀升平羌戎野心窺見表裏故景祐之末元昊猖狂慶歷之初耶律恃慢覆軍殺將以疲關陜之民厚幣卑辭暫解幽薊之敵皆用苟安之謀殊無經遠之策此班固所謂不選武略之臣恃吾所以待寇而行貨賂割剥百姓以奉寇讎者也願陛下特議於三路減

兵馬之冗者以紓經費以息科斂然後選將帥擇偏裨使戢肅驕兵飭利戎器識山川形勝用兵法奇正河朔曠平可施軍陣亦宜講求其法雖二邊有變異時侵軼將有所恃庶幾無患矣慶歷八年三月上時為御史中丞

上仁宗荅詔條畫時務係第二狀　魚周詢

臣已奉詔條畫時務而陛下復躬親詢逮蓋以諸臣所對未究根本故求可行之策臣不敢為文辭輙布愚直竊冀有所補焉所謂今之闕失者陛下聰睿高出前古

然聖慮所未至臣下所難言者唯責任不專用人猜忌為大也自昔年二府大臣及臺諫官有互為表裏者聖聰覺悟已行黜典遂以謂人皆朋比無復忠信今中外之臣每進對於前但敢攻過失即為公論若及忠良材能云可任用則慮聖意疑為朋黨故忠邪未盡分善惡未盡聞也所謂責任不專者今執政大臣心知其事可行其法可罷但拱默自安不肯為朝廷當之致文武大政因循弛廢此又闕失之大者臣願陛下聽政之外選

材識之臣獨對便殿訪諸臣能否曰某人疑可用某人不足用然後廣詢博采參驗異同俟其得實則行進對或上承聖問而情有詐欺憎惡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何人更敢朋黨又任用之際責其成效果敢當事者則優與進擢因循形迹者則黜居散地何人敢不盡其心乎詔又患文武姦回中外險詐者臣聞易曰拔茅茹以其彚征吉言君子小人道同性合相引翼而進也今朝廷根本陛下股肱者二府大臣也安危治亂繫此數

人在祖宗時用呂端李沆王旦馬知節及陛下即位之初用張知白王曾魯宗道輩持重處正深博有謀當時引薦擢任不聞有朋邪險詐者今陛下知二府或非其人不能奮然黜之使彙征之勢來者未已自古天子擇宰相宰相擇百官欲矯率此風不先正大臣則所謂形未端而求影之直源未澄而欲流之清也詔患州縣暴虐法令更張者祖宗積德陛下好生失出者不為深罪失入者終身負責宜長人之吏上體寛仁愛育黎庶而

或有暴虐者盖公家急於賦斂以嚴集事貪吏因縁生姦以威動衆使之然也夫法令者治世之銜勒宜守而勿失若祖宗法令可以經久者不宜更易近樞密院改内省條令似與曩者負罪之人預為復進之地中外喧然以為不可況内省者左右之近密朝廷者四方之根本儻不能堅守法令則天下何以取信乎願遴選刺史縣令諭以愛民之意則州縣無暴虐之患矣裁抑權貴無使輕易條憲則法令無更張之失矣慶歷八年三月上

上仁宗要務七事

包拯

臣非材備位諫職思所以為補報者惟言責而已然言不激切則不足開宸慮而補聖政謹條上七事皆當今要務詞理鄙直惟陛下留神省察

一事臣伏以陛下天縱寛仁海納謀議是者取而施用非者存而掩覆羣下見聖度閎博不問是非皆能容受故姦邪敢肆矯妄持難明不然之事巧飾厚誣使人無由自辨而黙受排斥之禍致陛下明

有所蔽疑貳忠良率以此也夫忠良見疑則忠義之臣欲竭節盡忠補報陛下者皆懼讒畏禍不敢挺然當國家之事矣由是陰姦得計滋長敝病不唯有虧聖德致害時政一旦緩急乏才賢以使陛下持大任將誰付之臣願陛下聽納羣下謀議之際留神深察如有持難明不然之事巧飾厚誣於人者請付有司責其明辨使真偽不雜是非較然則忠邪自分天下庶幾於理矣

二事臣伏聞近歲以來多有指名臣下為朋黨者其間奮不顧身孜孜於國奬善疾惡激濁揚清之人尤被姦巧誣罔例見排斥故進一賢士必曰朋黨相助退一庸才亦曰朋黨相嫉遂至正人結舌忠良息心不敢指言是非明示勸誡此最為國之大患也夫聖明在上未嘗聞有朋黨朋黨之來大抵起於衰闇故漢之黨錮始安帝而極於威靈唐之朋黨由穆宗而甚於文武是皆衰闇之際以陛下

用心圖治功同堯舜詎可如漢唐衰闇之際而有朋黨乎斯乃臣下務相傾軋自快其志加諸其人不顧破壞陛下事業者也在昔劉向進諫於漢元帝曰孔子與顔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臯陶轉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又曰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臣謂劉向之言垂千餘年談者以為至當臣誠學向者也不忍以熙洽之朝

有朋黨之說虧損至德蔽塞大明臣實痛傷不能已也臣願陛下端慮以臨下推誠以格物循名以核其實因迹以照其心使忠者邪者情偽畢見勿以朋黨爲意則君子小人區以別矣

三事臣伏聞頃歲大臣專政頗惡才能之士有所開建則指譏其近名或云沽激欲求進達遂使才能之士莫敢自效縱能不顧忌諱指陳事理必困於沮撓無得而施用矣且名者聖賢之所貴也孔子

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烈士徇名人不顧名何以趣善聖人所以貴也夫羣下雖衆然士有志於國家之急者甚少其能處心積慮圖報於上又困於近名之說是則志士仁人終無以施為矣豈陛下之心哉此皆頃歲大臣之罪也臣願陛下但顧其事否臧而亟行之勿以近名沽激求進為念則人得以盡其心矣

四事臣聞議者云陛下頗主先入之說臣以陛下通

照於事務得情偽理必無之萬一或有臣止可過
慮而議不可聞之而不言也臣謂帝王行事但顧
理道之如何爾固不計於先入後陳也必若主先
入者以為是邪則姦罔之人逞其敏捷或巧中人
或陰圖事唯恐居其後矣得不惑亂於耳目哉臣
願陛下采納羣議之際但顧其事之是非裁之以
當則先入之患息矣
五事臣伏見近日以來科禁多有疑下之意如舉御

史須薦二員上自點定仍有在京與外任之拘及見任二府曾舉奏之人亦不詳論至於中書樞密院止許旬假見客并禁止百官巡廳臺諫官不得私謁與刑法官接見雪罪叙勞之人等事皆非帝王推誠盡下之美政也以陛下至德難名待物不間方將擬跡堯舜固非漢武雄猜多忌之比也斯盡不識大體之臣過防謬論上誤陛下臣恐書之史冊取譏萬古願陛下速草近制推大信於羣

下以景祐初年之政為法則盡美矣

六事臣伏見近歲以來災異備至天象謫見地理傾
震蟲蝗為患兼水旱災沴連綿三數年未已而河
北最甚其次利州東京西河東路循環皆被灾患
矣以陛下焦勞求理恐一物失其所持此寅畏寧
不感召和氣格上天之福禄乎然而致如此者蓋
大臣不能同寅協恭知無不為切救時弊而陛下
志慮亦或有疑沮未能委任忠賢以成垂拱之美

也方今萬姓飢饉諸路流離府庫空虚財力匱乏官有數倍之濫廪無二年之蓄兵官驕惰夷狄盛强即不幸繼以凶年加之外寇則何人可以倚仗而枝梧哉臣所以夙夜怵惕思進苦言冀開悟陛下而不能自已也臣願陛下切留宸慮審察今之執政誰能盡心敢救天下之弊敢當天下之責者果得其人願陛下主張而委任之其陰媢循默持禄取容妬嫉賢能以一己為計者宜速罷免毋俾

久塞要路則化危為安變難為易如反掌矣陛下

固不可失此時而不為儻失此時而不為禍變一

發則雖欲為而不可為矣惟陛下深存念之

七事臣見近歲以來多有竄逐之臣或以無罪或因

小過或為陰邪排陷或由權要憎疾吹毛求其疵

點洗垢出其瘢痕罪畧實繁刑網太密甚傷清議

大鬱輿情昔匹婦含怨三年亢陽匹夫懐憤六月

飛霜近歲竄逐之人詎止匹夫匹婦之倫也得不

逆和氣召災沴乎陛下固宜矜體而深惟之傳曰使功不如使過蓋負責之人自分廢絶不能振起一旦為明主棄瑕録用則其自奮圖報倍萬常人願陛下詔近歲竄逐之臣有才行效實而本無過累洎坐累獲罪之輕者或加牽復或加寵擢如此則聖造覆盖同天之仁使排陷憎嫉之風不敢復為矣皇祐三年上時為天章閣待制知諫院

上英宗國論要目十二事　蔡襄

明禮

二帝三王相因作禮樂以正民性革其非心使之寡罪而遠刑通萬世之法也秦任兵刑而棄禮樂漢魏至晉日用干戈禮典殘缺至於民俗盡矣唐興四方治定欲有所為制作雖具朝廷之禮時亦修舉而風教習尚各隨其俗五代禍亂日不遑暇專以刑治之宋興百五十餘年太祖太宗平天下皆以兵威助治真宗皇帝與契丹結好之後遂至無事朝廷禮文罔不修舉仁宗皇帝

好生恤刑澤及禽獸然四方之俗未聞由禮尚專用法法者網羅過咎而施刑耳臣請以一二事言之冠婚喪葬禮之大者冠禮今不復議婚禮無復有古之遺文而喪葬之禮盡用釋氏獨三年日月則類古矣臣請集大儒鴻博之士約古制而立今禮使百官萬民皆有等差便而易行遠罪省刑之一途也

擇官

聖人能無為而治天下天下之事至衆也何以無為而

能治之百官無不為也百官修職則萬務舉矣何以致百官之職畢舉在擇官也擇官在於取士今之取士所謂制科者博學强記者也進士者能詩賦有文詞者也明經者誦經文而對題義者也是三者得善官至宰輔皆由此也資蔭以恩不問能否下至軍職以戰功流外吏胥以歲月三班所入鞭扑刑戮之人無所不至取士之法淆雜至此一旦使之入官小者治一務大者治兵民欲其各得其理猶驅車而水行也然行之已久不可

畢草當漸節所取之路又於歷任察其材能稍旌奬之庶幾可勸其為人害者去之而已

安民

古之治世百姓各安其所士農工商各得其分量取其力以供公上上使之以時而民不倦是故百姓上以奉天子下以養父母畜妻孥其力有餘故安其所也不妄作為故得其分也然而學者不原其本不考其實以謂民飢則哺之寒則衣之天下之衆雖堯舜不得濟也是

有憂世之意而民愈不安也臣謂今之民至無禁也太平日久民有智能者乘時趨利為農則兼并為商則高下取天時人力之失者遂以富强奢靡冒法出於王公之上此古所謂亂俗之民可誅者也而法莫之禁雖有禁者亦莫之信民相趨效不知紀極不貪不已此民安為而不安其分者也天時水旱堯湯不能免之然而民有備故不害也今天下郡縣水旱爭發倉廩以濟之又曰振貸以假於民隨而倚閣經赦除放謂之恤民其意

善矣其策疎矣古之治世役民不過三日其不役者出三日之庸此百姓所以奉公上也今百姓有幸有不幸其居瀕河歲以丁役過重此不幸也天下生齒脫漏亦有不輸一錢以助官者至於水旱流移又出倉廩以濟之賦入有程散施無極國何得而不貧國既貧矣民又不安其所豈所謂安民哉臣故謂學者不原其本不考其實者以此必曰安民禁姦豪均民力使民各得其分而安其所是謂安民

正陵慢

賈誼之說曰人主之尊如堂人臣如陛陛高則堂高矣蓋人主之於天下其勢漸高至於極尊民不可得而慢者由其羣臣等級之差漸而至也先皇帝仁愛如天包容萬物雖有觸冒譏斥者多亦矜恕至有侮慢朝廷自以為直臣以謂人主開受直言蓋盛德之事若肆譏斥而無人臣之禮此不可恕也天子可得而慢其下宰臣百官復何等級之差借如兩府大臣陛下所尊禮而優

待之也日於漏舍或雪罪之人或求恩賞所求不得如意詆訐譏刺務以為能大臣難與較是非也但隱忍容之以為常事京師寮屬能侵長官天下州軍佐官能拒長吏皆以材名之風俗如此所謂下陵上者也又有甚於此者士大夫之有怨憎黨以相朋造作謗毀或為歌詩傳於都下或移書啟於言事之門陰幽暗昧被毀之人無由辨明甚者揺動公卿以希貨賂古之所謂清議公論豈如此耶此在可嫉者也陛下少留聖聽因事正

之易如反掌

辨邪佞

知人則哲帝堯猶以爲難堯聖人也曷難於知人曰人之難知雖聖人必審謹也進説之臣萬端人主以要道得之附隨人主之意而不論理道之是非此佞臣也附託權要之勢因事自媒其身此邪臣也多引前事之美專爲高論不顧今世難行此迂闊之臣也多取衆人之譽捨違公道不爲國家久計此姦詐之臣也其言忠其

事實此骾直之臣也無所附依進退自守此公正之臣也陛下進一忠直退一邪佞則天下莫不慕忠正而醜邪佞矣惟陛下博訪問則天下幸甚

廢貪贓

傳曰廉吏民之表今夫食禄而治官材與不材出於天性不材者不可强之使材雖廢職可恕也至於憑恃官威因縁為姦求取贓賄以曲為直上負朝廷之用下為百姓之害是其心豈復有所畏哉古之聖明之主所深

患之也近年之俗以容貪贓爲長者視其虐民害物若無有也何則凡贓吏皆狡惡之人雖欲發擿其過惡必須下獄然後置之於法旣斷之後彼贓吏必須稱寃理雪朝廷必於近郡別令鞫勘當時一獄之人盡須追呼或經時月禁繫對詞百姓已不勝其苦矣若只依前案彼贓吏者必又再雪朝廷又須別推勍一獄之人又須追擾如此百姓何以當贓吏之辦而受此苦毒例皆引虛自認或經赦宥纔得免脫是以百姓被害不死不休

贓吏雪贓不盡不已監司之官以是莫敢輕發貪贓之吏自以為得意嗟乎百姓何罪惟陛下憐之貪吏何人惟陛下察之又有不敢贓求自為營利者臣自少入仕於今三十年矣當時仕官之人粗有節行者皆以營利為恥雖有逐錐刀之資者莫不避人而為之猶知恥也今乃不然紆朱懷金專為商旅之業者有之興販禁物茶鹽香草之類動以舟車懋遷往來日取富足夫貪人日富而居有田宅歲時有豐厚之享而清廉刻苦之士

妻孥飢寒自非堅節之士莫不慕之貪人非獨不知羞恥而又自號才能世人耳目既熟不以為怪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今風俗之壞是四維不舉伏惟陛下察貪贓者廢之清廉者奬之則廉恥興矣

强兵

今天下大患者在兵禁軍七十萬廂軍約五十萬積兵之多仰天子衣食五代而上至秦漢無有也祖宗以來無有也真宗與北庭通和以後近六十年河北禁軍至

今十五萬陜西自元昊叛增兵最多至今十九萬天下諸路置兵不少臣約一歲總計天下之入不過緡錢六千餘萬而養兵之費總五千萬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養兵一分給郊廟之奉國家之費國何得不窮民何得不困然今之兵不可暴減固當有術以消之又當有術以精練之其說至多難以遽言陛下敕兩府大臣博求其弊漸講其術以為長久之策今之為政此第一事

富國

或曰何以富國今天下之廣四維萬里可謂大矣農田
商賈茶鹽酒稅銀銅金鐵之類莫不榷之可謂察矣籠
天下之利至纖至悉宜乎府庫充牣不可勝計然後為
得今則每有支費常遣使諸路僅能自給者此何故耶
曰養兵一百二十萬自古無有也歲入日少而歲出益
多或曰何謂也曰兵日益多官日益冗財物有限而支
費無涯此所以貧也然則富國有術乎必先用意於兵
然後可言富國之術臣故曰今之為政強兵為第一事

富國為第二事或曰為政止於此乎曰非也自此而始

去冗

治天下者如治家凡民之家隨其富貧視其族屬幾何一歲之費幾何賓客之資公上之須復用幾何度其家之所入然後量力而出之如是乃可以為家計也不如是其家無以自給則族屬不得其安矣今治天下乃不如是宰相不知兵樞府不知財用三司使守藏也歲了一歲便為辦事不幸有邊境之急必取於民譬之家計

是不度所入不量所出國不富實陛下未得高枕而優游臣故謂兵冗為大其次又有官冗今且以轉官一事言之太祖太宗朝仕宦者或有功勞或有譽望則拔任其人人莫不勸然以孤遠守常之人湮沈不遷者有之真宗設三年磨勘之法然後孤遠守常之人與夫權要圖進之士無異也日月既久漸以成俗雖有長材異能出衆人者有小過累未可遷也但能飲食言語於人無忤者數日必遷此三年一遷之法今為大弊也祖宗時

卿監郎中無數十人觀今班簿姓名可見也天下州軍三百餘處合入知州軍凡幾何人局少員多每至差除待闕須一二年通判知縣之類率如此真宗時選人磨勘有遷京官者有不遷者仁宗時但無過咎無不轉官官冗如此豈有不思變更之術也哉去冗百端此二者最大願陛下深察之漸求消冗之説

原賞

古之所謂賞者有大功則賞之臨兵戎者前死有榮退

生有辱雖小功必賞以其履死地也今之臣一切務賞何謂賞所謂酬奬者是也守土之臣刺史縣令捕偷逃户磨勘税賦皆其職所當為也不修其職罪當罰也今有為之者必自陳而求賞不立賞格則不為也天子斂生民之財以禄之分職位以寵之借威權以使之可謂至矣而於常事動即求賞天子豈與羣臣為市道哉至於茶鹽酒税之局物物皆有賞格下至吏人百姓莫不皆然此為政之弊也戰功必賞也捕賊之法必賞也功

異於常者可賞也其餘無名酬奬可漸罷之以正官守之法也

任材

凡人之材各有所能不一等也一人之智兼治數局時有不能也有文詞之職有吏治之職有兵戎之職有財利之職夫有吏治之材使之臨兵戎之事則時有不能也有財利之術使之論朝廷之事則時有不能也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詞進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錢

轂之司文士也邊防大帥文士也天下轉運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雖有武臣蓋僅有也故於文士觀其所長隨而任之使其所能則不能者止其術莫善於還詞令之職還於文士講說之職還於文學典禮之職還於博士兵戎之職還於武士吏文之職還於法吏金穀之職還於財利臣所謂還者與其能者不以一人之智兼責之也若夫宰輔大臣必兼衆能文學之士皆其出身忠義之節皆其素立故不論也不明法令不可也不知

軍旅之情不可也不知邊疆夷狄之數不可也不知金穀利病不可也不知禮典之舊不可也是故其人陛下知其難也得人則愛重之又於羣臣詢諮而擇之臣故謂任材者明天子之事也

正刑

聖人可謂愛民矣可謂謹刑矣殺人者可殺矣疑或貸其生者州郡有一誤殺人者一獄所干官吏停廢竄逐無有貸者古先帝王謹刑不過是矣原其所因好生之

德及於下也重刑誠審矣而刑之輕者罰及無罪天下之官皆得施杖笞於其部通判職官於州之吏民皆可笞扑由是觀之民無全膚可謂濫刑矣天下州縣有長吏京師百司有長官有罪之人可歸於長吏長官則不敢妄刑也律有監臨主司不合行罰敕許執衣白直得施小杖臣竊謂天下州縣官司京師百司唯執衣白直令依敕科罰其餘公事各隨所屬長吏長官行之一歲計之可減妄刑千萬人矣臣願陛下明敕法官議之理

當如何若律敕可行則行之必重其罰則不敢違也治平元年上時為三司使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四十八